

书 - Giraffe Series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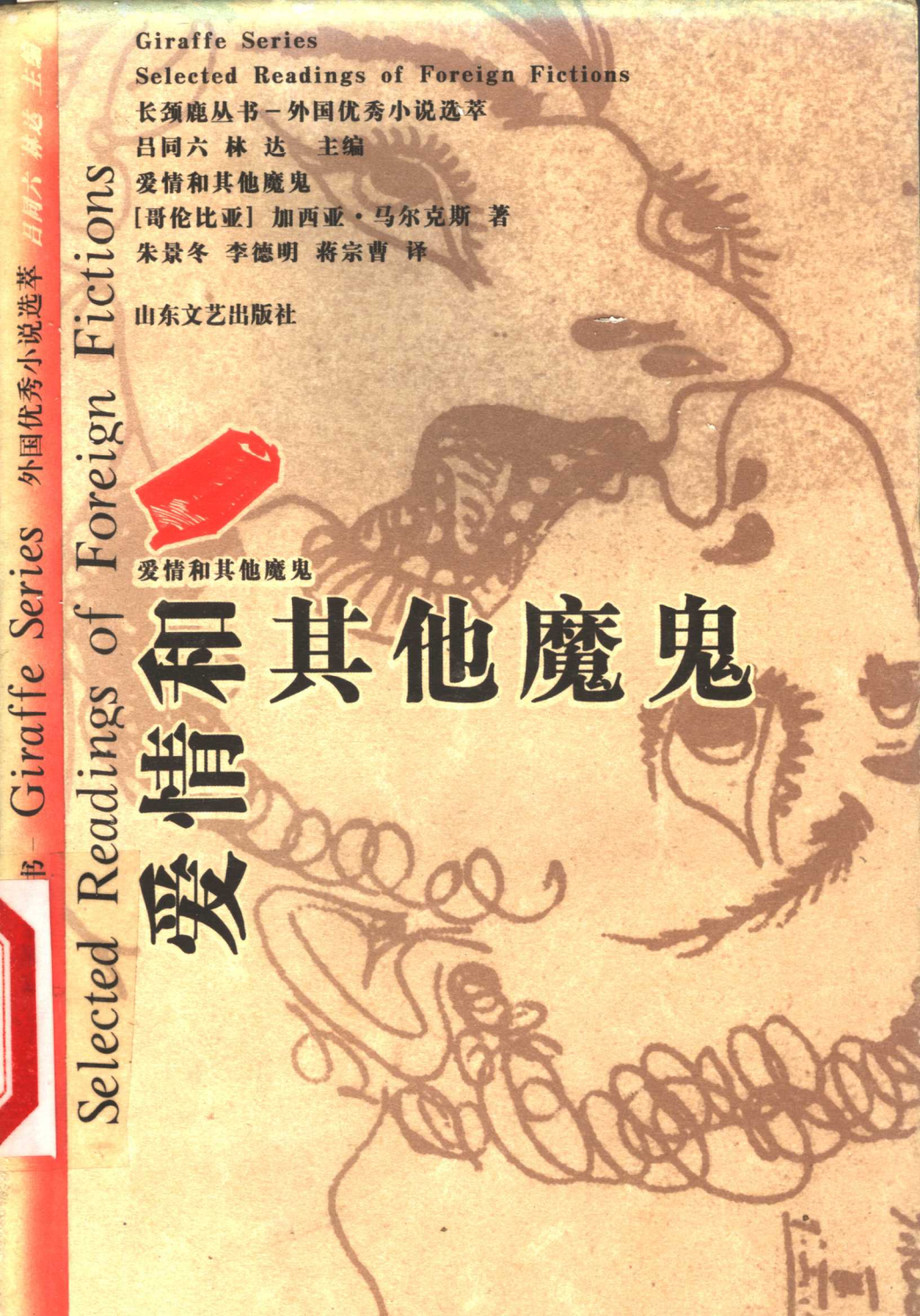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曹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爱情和其他魔鬼

# 爱情和其他魔鬼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曹 译

爱情和其他魔鬼

# 爱情和其他魔鬼

S13404/11

I775.4  
1064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主编

爱情和其他魔鬼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朱景冬 李德明 蒋宗曾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3插页 207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7—5329—1654—5

I·1431 定价 15.70元

# 总 序

吕同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江春水，奔腾向前，气象万千。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空前地活跃、密切。

文学领域亦然。回眸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不同中外文化交流，同吸取、借鉴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等文学大家，堪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身体力行，孜孜矻矻于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外文学的亲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谓功德无量。

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无数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一番话的正确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分明打着域外文学或深或浅的印记，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曹禺剧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对于巴金的熏陶，欧美诗人对于郭沫若诗歌的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今作家的启示，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今天，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交

流、渗透、移植和融合。今天，文学已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与认识、沟通与交往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今天，外国文学作品，犹如水银泻地，渗入我国千百万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愿意把这套《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作为介绍和了解外国优秀文学的一套形象材料，作为认识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份精神食粮，奉献给诸位读者，为借鉴他山之玉，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略尽绵薄之力。

《长颈鹿丛书》选收的作品，大抵上都是名家名作，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人们记得，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就说过，“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而他又尤其看重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我们的思路同贺拉斯不谋而合。在编选过程中，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准则，我们力求做到，入选这套丛书的小说，乃是雅俗共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供人娱乐”，能够引发众多读者的兴味，拨动他们的情感之弦。

而取名“长颈鹿丛书”，则是寄托着我们这样的意愿：这些小说作品犹如长颈鹿一样雅致、大度、优美、脱俗，人人喜爱。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这套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头一次译成汉语。

一九九八年初春 北京霞光里

## 魔幻·神奇·真实

朱景冬

在多姿多彩的当代拉美文坛上，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报务员的家庭。自幼从外祖母口里知道许多印第安人的神话和传说故事，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就读于大学法律系，后来投身报界，并屡次去美洲、欧洲许多国家采访和旅游。一九四七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崭露头角；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带来了世界声誉。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情节荒诞离奇，题材多为表现历史事件或对往事的回忆，用幻想、虚构、魔幻般的手法予以表现，读来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等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从印第安民间神话传说和阿拉伯东方神话的传统中汲取了营养。

本书选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作品，出版于不同的时期，各具风姿，相互辉映。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是作者自己认为“写得

最好的小说”，共写了九遍，才付梓出版。作品描写哥伦比亚内战后幸存的退职军官的命运，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人世间的不平提出了悲愤的抗议，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品一般都具有磅礴的气势，但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却截然不同。它从头到尾始终写得从容不迫，不急不迫，显得平和、沉静，朴实无华。作品大量运用白描手法，把每日的生活现象、衣食琐事、社会风习和世态人情，不加粉饰、不加渲染地描写出来，这里没有安排什么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水，在从容不迫的发展中不断掀起引人注目的漩涡细浪，以朴素的题材和通俗的笔触由浅入深地揭示出作品的主题。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写上层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榨和摧残，但是从上校夫妇的辛酸的生活，从他们遭遇的厄运中，却更具体、更深切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以一九五一年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偏僻的小镇上的凶杀案为题材，经过几十年的酝酿，作者才执笔写作。

小说采用记实体的手法，基本上摒弃了作者六十年代喜欢的魔幻，标志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风格的又一次变化。

作者着力于如实再现三十年前的那件命案，在叙写凶杀案的来龙去脉时，既像侦探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但又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不刻意渲染凶杀，而是借助这起凶杀案，讥刺权势，抨击仇杀行为和封建意识。对同凶杀案相关的人员的心态的刻画，对巧合、预感、预兆等的描写，强化了命案的神秘感和悲剧色彩，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评论家认为，这部悲剧的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堪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媲美。

《爱情和其他魔鬼》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哥伦比亚海滨古城卡塔赫纳。主人公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一位侯爵的女儿，十二岁生日那天因随女佣去市场买礼物而被疯狗咬伤，从此经受了一系列痛苦：药剂师、巫师、庸医用各种疗法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被关入修道院，像犯人一样被迫接受“驱邪”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生命终于夭折。小说对教会害人的左道邪说作了无情的抨击和嘲讽，同时对无辜的小女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西埃尔瓦·玛丽亚是不幸和痛苦的化身。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结出的苦果，从小像孤儿一样生活在黑奴们中间。她活泼可爱，能歌善舞，聪明伶俐。所谓的被疯狗咬伤，其实十分轻微，教会势力却小题大做，把她视为魔鬼缠身的怪物，百般加以折磨，不准任何人爱她。她虽然进行过反抗，但弱小的女孩终究抵挡不住洪水猛兽般的邪恶力量的进攻，成了黑暗、残暴的恶势力的牺牲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经作家微妙精细的刻画，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多处采用了魔幻描写，这种描写异乎寻常，亦真亦幻。但在作者看来，“拉丁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即使是最平常的生活也是光怪陆离的。这是一块放浪形骸而又极富想象的土地，由于孤独而耽于幻想和种种错觉的土地。”因此，这一切并非荒诞不经，而应视为拉美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现实。在那里，神奇充满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风物也呈现神奇的色彩，令人心驰神往，如梦如幻。



## 目 录

总序·····	吕同六(1)
魔幻·神奇·真实·····	朱景冬(1)
爱情和其他魔鬼·····	朱景冬译(1)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朱景冬译(137)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李德明 蒋宗曹译 尹承东校(201)

# 爱情和其他魔鬼

朱景冬译



## 前 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那天，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我作为记者从事最初的写作工作的那家日报编辑部主任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老师只讲了两三条老生常谈的意见便结束了早晨的会议，没有向任何编辑分配具体任务。几分钟后他从电话里得知，古老的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地下墓群还在挖掘中，便不抱幻想地吩咐我说：

“你去那里转转，看能否写点什么。”

一百年前就改为医院的第二圣方济各会修女们的古老修道院将被出售，买主要在那里盖一幢五星级饭店。由于屋顶年久毁坏，它那美丽的小教堂几乎露天了。但是在它的地下墓群里却埋着三代主教、女修道院院长和其他著名人士。第一步是把死者挖出来，把尸骨交给要求收回的人家，然后把剩下的尸骨抛进公共墓穴埋起来。

施工方式之原始，使我大吃一惊。工人们用丁字镐和锄头把墓穴掘开，搬出那些一动就散架的腐朽棺木，把板结在骨头上的泥土、破衣烂衫和枯黄的头发剥掉。死者身份越高贵，工作就越艰巨，因为必须在尸骸堆中挖掘，十分仔细地检查残留物，以便把宝石和金银饰品清理出来。

施工员在一个学生笔记本上抄录着墓碑上的材料，把尸骨分别堆放好，把写着姓名的纸条放在每个骨堆上，以免混淆。所

以，走进教堂后我最先看到的便是一大溜尸骨堆，从屋顶上的裂口里倾泄下来的十月的炎热阳光早把它们晒热了。除了用铅笔在一块纸头上写的名字外，一堆堆尸骨没有其他任何识别物。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后，无情岁月的这些可怕证据仍然使我感到不安。

在那众多死者中，有一位秘鲁总督和他的秘密情妇；有那个教区的主教堂托里维奥·德·卡塞雷斯·伊·比图德斯；有包括何塞法·米兰达修女在内的几个女修道院院长；还有半生致力于镶板式天花板制造的艺术学士堂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拉索。有一座墓穴用刻有第二代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伊·杜埃尼亚斯名讳的石碑封着，但是掘开墓穴时却发现墓穴是空的，不曾葬过人。相反的，侯爵夫人堂娜奥拉利亚·德·门多萨的尸骨却埋在附近的另一座墓穴中，并立有自己的墓碑。施工员没有把这一现象当回事。一位土生白人贵族准备好自己的墓穴，却被埋在另一座墓穴里，这是正常的事。

新闻发生在主祭坛福音一侧的第三座壁葬墓窟中。碑石一镐就打碎了，一束生机勃勃的深铜色长发从墓窟里泄出来。施工员想在工人们的帮助下把那束长发全部拉出来，但是越拉，头发似乎越长、越多。拉到最后，头发仍然附着在一个小女孩的头颅上。墓窟里只剩下一些零散潮湿的小骨头。而在被硝腐蚀的石碑上，只辨认得出一个没有姓的名字：西埃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长发铺展在地上，长二十二点一一米。

施工员毫不惊奇地对我解释说，人死后，他的头发每月还要长一厘米，平均计算，二十二米要长二百年。但是我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小时候我外祖母对我讲过一个十二岁的侯爵小姐的传说，她的长发像新娘的新婚礼服一样拖在地上。她是被一只狗咬伤患狂犬病死的。在加勒比海的大小城镇，由于她创造的

许多奇迹而受到崇拜。那座墓窟可能就是她的：这个想法便是那天我写的报道，也是本书的起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四年于卡塔赫纳

谨将此书献给泪人儿  
卡门·巴尔塞尔斯<sup>①</sup>

---

① 卡门·巴尔塞尔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

看来，头发肯定远比身体其他部位复活得少。

——托马斯·德·阿奎那<sup>①</sup>

(引自《复活的肉体之完整性》〈问题八十，第五章〉)

---

<sup>①</sup> 托马斯·德·阿奎那 (1225—1274)，意大利天主教神学家。



十二月的头一个星期天，一只额头上长着一块白斑的灰狗闯进市场狭窄的通道里，撞翻了卖炸肉的桌子，搅乱了印第安人的小摊和抓彩的帐篷，同时还咬伤了横穿马路的四个人。其中三个是黑奴。另一个是卡萨尔杜埃罗侯爵的独生女儿西埃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她是为庆祝她的十二岁生日，和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佣人出来买一串铃铛的。

早就吩咐过她们最远不要走过梅卡德雷斯门。女佣人却冒险地跑到赫塞马尼郊区的吊桥前，因为她发现那座贩卖黑奴的港口非常热闹，码头上还在拍卖一船几内亚的奴隶。加迪塔纳公司的黑奴船，人们已不安地等了一个星期，因为船上发生三批人莫名其妙死亡的事件。为了掩盖这件事，尸体被抛进大海，但没有拴石头，波浪翻滚的海水把尸首浮上了水面。天亮时，一具具水鼓鼓、呈紫红色的怪模怪样的尸体躺在了海滩上。由于担心发生某种非洲传染病，船只被迫停泊在海湾外，直到查明死人事件是因为吃了不新鲜的冷餐肉中毒所致，才被准许驶入港口。

当那只狗闯进市场时，幸存的黑奴已经卖光；但由于黑奴的健康状况极差，价钱只好降低，黑奴贩子便想用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补偿所受的损失。那是一个身高约五尺的埃塞俄比亚女俘，身上抹满了蔗糖浆，而不是真正的商品油，她的美貌却那般迷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的鼻梁很高，头颅硕大，眼窝很深，